

讀書難

許家石

我唸中文系的時候，教授時常引用一句話來鼓勵我們唸書，那就是所謂的「孔子讀易，韋編三絕」。這句話用白話文來講，就是說孔老夫子讀易經，鏤而不捨，把細紮易經這冊竹簡的牛皮繩子，都讀斷了三次之多，那是因為不斷翻來翻去的緣故。

照這樣說來，做一名現代的孔子，顯然不是一件難事了，因為那樣一個文化草昧的時代裏，全中國的書籍，不但寥寥幾本而且流傳不廣，以一個人一生的精力，去翻閱幾本有限的經書，白天沒有電影可看，晚上也沒有夜總會可玩，即使讀這幾本經書，書裏也沒有什麼漢儒以後的注疏，那麼，不要說韋編三絕，甚至韋編十絕，也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。

看來只要年代久了，那怕一件再稀鬆平常的事，經過歷史香火長年的供奉，也會成為一樁驚心動魄的遠古奇蹟。厚古薄今是人的通病，的確是一件不爭的事實。

我始終覺得，做一名現代人，無論從那一種角度看，活得都比古人更艱辛而不容易。事實的確如此，多變的環境與頻繁異常的情報交換，使現代人除非擁有較前人更迅速而正確的反應能力，否則就只有面臨被淘汰的一途。平心靜氣想一想，在一個雞犬相聞，老死不相往來的年代中，一個人在十八歲那年建立的人生觀，其實可以一路沿用到他八十歲，而中間都無須作任何原則性的修正，因為在這漫長六七十年的生老病死過程中，他周圍的人文條件不

變，家族系統不變，經濟背景不變而社會環境也不變，這種前提下，人的人生觀，自然也可以一成不變，同時還能以不變應萬變。

假如這就是我們所欣賞的少年老成的沉穩風範，那麼，關於這種意義下的沉穩，實際上，我們毋寧視爲是由於長期的寂靜，所引致的一種精神上的死亡。

時代不同了，對於某些前期典範的評價，你永遠不能一成不變的挪到現在來使用，否則，除了導致更多的人際衝突與矛盾外，別無其它。

關於這種以古例今的評價行爲，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使用在今人的讀書方法上。比如前面所講的「韋編三絕」，就是一個標準的抽樣。事實上，古人唸書，除了應付典試的八股之外，爲學之道，不外訓詁、詞章和義理三途，雖然三途以外，明末清初，在王船山的疾呼下，經世濟民之學也曾乍然復興，一掃理學以來的心性之論，但是，所謂經世濟民，畢竟是指「學」之用，至於「學」的本質，仍然不脫漢儒以降的學術範圍，因此，晚明儒者的經世之學，延及清初的戴東原與段玉裁以後，中國學術界，便又成了「樸學」的天下，小學考據之風大盛。而問及詞章義理之說

，捨此三者，再無他途，與這點雖然當時的政治結構有關，但是追根究底，仍然是因爲被傳統士人列入的學術種類太少的緣故，事實上，在古典中國的學術研究範圍內，所謂的小說，野史、醫術、占卜、天文、輿地等，都屬於一種不入流的東西，這是一樁史有明證的事實，因此，小說成爲稗官或說書，輿地則成爲風水，這些工作者的社會地位低落，反面說明了他們所擁有的知識，並不成爲當時所稱的學術。

在這個有限的學術之內，比起今人來，古人的讀書負擔實在是太輕鬆了，只要心無旁騖，雖不能成一代經師，但是五千年學術淵源盡在於斯，却不是一件困難的事。

相形之下，這一代知識了解的特色是什麼呢？由於印刷與傳播的普及與快速，我們面臨的最大難題，就是無法在孤立的情況下，傾一生心力致力於一門知識的專門研究，事實上，對於現代知識的本質而言，這是一件在根本上就不可能的事情，因爲任何分門知識的底層結構，都有他們相通或觸類旁通之處，假如一個中文系的學生，對西方文學，文化學或社會學一無所知，而只能謹守清儒以降的考據之途，那麼此人

不過腐儒一名，懂得醫學而不懂心理學或倫理學，則此人不過庸醫一位，再進一步講，如果一位文化人類學家不瞭解某種語言的操作，則我們不知他該如何進行人類學基本研究的田野調查工作。

也許這就是這一代學者，遠比古代學者了不起的地方了，由於知識的進步，使我們無法再以一種井底蛙的態度，藉助任何一項單一的知識能力，而對這個世界所呈現的多元問題，給予一種獨裁式的解釋。因此，王雲五老先生所說，爲學之道，應該一峯突起，羣山環繞這句話，實在很可以道盡現代學術研究的真諦及堂奧。

即使不論學術，就談一般性的讀書好了，做爲這一代讀書人的爲難之處，比起古人來，也超出甚多，首先，我們必須面對太多書籍的沉重壓力，由於出版社的日益增加，書籍生產的速度，實際上，已經超過了我們手頭可供以用來讀書的時間，特別處在一個消息傳遞迅速的多元媒體時代裏，由於個人知識與生活資料的來源增多——諸如廣播、電視、報紙、電影、口語交換等類——因此，除非透過精密的選擇及分配，將我們看書時間的邊際效用發揮到極限，否則，我

們不是成爲一名現代生活的文盲，便是葬身於書本的汪洋大海中而無以自救，事實的確如此，現代生活特質的多元性，已經使「十載寒窗」這種讀書方式，成爲一個古老的神話，專注於書本交通，而忽略其它方面的生活目標，足以使我們陌生於眼前的一切，那麼，在有限的時間裏，假如對於書本的閱讀，不曾透過刻意的選擇，則書籍固然可以是一種經驗以外的知識來源，但也同樣可以成爲一個文化上的巧妙陷阱。我們耗費了大量的時間，我們閱讀了一連串錯誤的、無意義的書，最後，我們也形成了一連串錯誤的行爲及人格。這是一樁可能的危險，由於出版的大量化，逼使出版商基於生存的理由，而不得不藉誇大的廣告，刺激書籍的銷路——而不論其所推銷的書籍，究竟良莠與否。

明顯的，除非在出版與閱讀之間，含有一種合理的調節機能與選擇操作，否則，這一代書籍的泛濫，固然暗示了開拓文明的未來功能，但也未嘗沒有遲滯文明發展，甚至引起錯誤的文化導向的隱憂在內。

出版閱讀之間的調節機能，我覺得應該建立在一種正確的書評制度之上，當我們談到書評制度時，很

容易就連想到，這份工作的負責人，應該交由少數的專家學者來擔任。這是一種不合邏輯的推理，這樣一個書籍泛濫的時代裏，如果沒有每一個讀書人的參與，少數學者專家，如何能以他們有限的時間，去窮盡幾乎無限的書籍的品質鑑定呢？書評可以解釋為一種邏輯的、方法的批評，但在這種嚴謹的批評之內，也應該可以包含一種個人閱讀之餘的感覺的檢討與提供。

事實就是如此，除非透過這種大眾參與的心得交換行為，否則，嚴謹的書評制度，永遠不可能憑空產生，個人讀書所得，也許只是形同野叟獻曝的一得之愚。但是，假定我們閉不作聲，而將書籍介紹工作，完全交由少數學者專家去做，則在這個書本泛濫的年代裏，我們勢必處於一種孤立的獨自摸索的階段！

但是，人的一生有限，在摸索以前，讓我們先想想，自己有多少時間可以摸索吧！

所以，讀一本書，同時介紹這本書的關係，是一種相對的權利義務關係，只有不斷拓展這種權利義務觀念，否則，真正的書評制度，一種出版與閱讀之間的最終調節機能，事實上就無由產生！

剪讀文摘剪貼簿

彩色
套邊

剪報益智，效用無窮。一本嶄新型態，賞心悅目的剪貼簿——又稱剪讀文摘——已由蔡倫書屋出版。該剪貼簿設計新穎，能使剪報家剪貼過癮，完全不同於市面一般的內頁白紙；係十六開八十磅厚紙彩色精印，內頁一百面，活頁，橫直可貼，精美實用。最大特色係附贈「剪讀文粹」王雲五先生作：我的自修方法及美國納蘭摩爾作：讀書秘訣，寫作方法等多篇。每套優待郵購二本46元（附不同之文粹亦可分類貼用。一次郵購二套92元另送「雋永集袖珍簿」乙冊內附尤特里羅石版畫乙幅。郵撥南字第31332號蔡劉素香（南市開元路三三三巷四弄五號）即寄上。